

# 巡桥员从桥头走到桥尾 一天四巡变六巡 一声“哐当” 辨出长江二桥无恙

听



运维队员检查桥体伸缩缝。 长江日报记者袁璇 摄

■长江日报记者袁璇 通讯员张莉

两座长江大桥,一天6次巡查,30分钟内使命必达,微信步数两万起步……盛夏时节,这就是武汉城运公司一名巡桥员的日常。

8月6日10时,城运集团城维公司长二片区经理马东林正和同事们一起在长江二桥上步巡桥面。长江日报记者随行来到二桥主塔下方,只见一排配电箱的金属外壳正反射着刺眼的白光。

55岁的马东林是武汉城运公司的巡桥员。当天,记者看到,他蹲下身,手指贴着配电箱的接线端停留了几秒——他在“摸”温度。“这段时间是武汉最热的时候,也是我们最紧绷的时候。”他说,平时巡查队一天四巡,夏季由于高温容易让桥上配电设备热出故障,桥体的缝隙也会有热膨胀的现象,巡查频率增加为一天六巡。

综合运维队负责人王万庆和张洪斌,正蹲在另一个配电箱前检查消防用具。高温天气里,用电负荷攀升,亮化系统的电线接头是最容易“闹脾气”的地方。王万庆检测完毕,显示正常。“桥面上发生状况,我们是第一责任人,30分钟到达现场是标准。但我们通常更快。”他说。

今天的任务是武汉长江二桥和二七长江大

桥的每周“体检”。说是“体检”,更像是一场与50℃以上桥面高温的硬仗。钢混结构的桥面在烈日炙烤下像个巨大的散热板,热意从脚底板直蹿到小腿肚。马东林和同事们一字排开,沿着桥面步巡,目光像梳子一样梳理过每一寸路面——伸缩缝里有没有卡异物?防撞护栏有没有新的伤痕?路面有没有被高温“逼”出裂缝?

走到伸缩缝的位置,马东林突然慢了下来。他没急着看,而是先侧耳听——车辆碾过伸缩缝时发出“哐当”一声。他皱了皱眉,又听了几辆,“声音清脆、节奏均匀,说明缝隙余量还行。要是闷闷或者有金属刮擦声,那就要马上标记,晚上夜班得赶紧处理”。

此时,王万庆和张洪斌正弯腰检查配电箱的接线端温度,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却没停下手里的动作。除了配电和消防设施,桥面上的伸缩缝有没有卡异物、防撞护栏有没有损伤、路面有没有坑槽裂缝,都是他们每次巡检不能遗漏的内容。

一趟巡检下来,从桥头走到桥尾,再从引桥绕回来,手机上的微信步数已经跳过了两万步。马东林却习以为常,步伐依然利落。他边走边说,“干这行久了,心里就绷着一根弦。桥没事,大家过桥才安心”。



运维队员检查配电系统。 长江日报记者袁璇 摄



顾珩(左二)带队在机舱内进行排查。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 边检员“汗”卫口岸安全 钻进货轮机舱检查堪比蒸桑拿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通讯员胡艳

8月7日,武汉阳逻港码头开阔无遮挡,烈日高悬,地表热浪滚滚。国际航行船舶华航汉亚2轮驶入港区,停靠阳逻港一期码头。汉口边检站执勤队队长顾珩带队登轮,依规开展入境边防检查工作。

执勤组逐个完成每位船员的人证比对、身份信息核验。随后,顾珩带队开始对船舱、甲板区域进行全方位巡查。“重点要排查是否存在偷渡藏匿、携带违禁物品等安全问题,尤其是船舱、甲板和储物区等存在死角的位置,要逐一仔细排查。”身处闷热的甲板艏尖舱内,顾珩一边介绍,一边打开手电筒照亮舱内的各个角落。长江日报记者使用测温枪测试舱内环境温度,基本在42℃左右,闷热压抑,空气仿佛凝固。

甲板排查完毕,顾珩的额头和鼻子上已经布满汗珠。“货轮最核心的位置是机舱,也是最热的地方。”顾珩边走边向记者介绍。下行经过三段狭窄的扶梯,走进机舱,发动机运转的轰鸣声和带有机油味的热气扑面而来,置身其中,比穿着衣服蒸桑拿更难忍受。记者使用测温枪,测试机舱内多个位置环境温度基本在45℃左右,靠近发动机的位置接近50℃。“这两天比前几天稍微好一点,前几天货轮机舱内的温度还要高”,此时,满脸汗水的顾珩一边介绍,一边用手电筒查看机舱内的死角。

10分钟后,顾珩带队对机舱完成检查,执勤制服背面大片被汗水浸透,整个查验流程花了40多分钟。“制服浸透,在夏天登轮检查是常态”,顾珩一边笑着调侃,一边连喝了好几口矿泉水,“除了登轮检查,只要有出入境直航船舶,我们是24小时监管,每两小时要对口岸限定区域进行一次巡查,守住口岸安全第一道关口”。



检查结束,顾珩的衣服被汗湿一大片。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扫码看视频



摸

## “蜘蛛人”为高楼穿“外衣” 百米高空施工玻璃热得烫手

■长江日报记者宋磊 通讯员周璇 高洋

8月6日上午,洪山区桂湖路旁,明晃晃的阳光照在中交二航局承建的绿城·桂湖云翠项目工地上,5栋在建高层住宅的玻璃幕墙折射刺眼眩光,项目幕墙施工班组长吴科和同事们正在将一块块玻璃型材安装到位,如同为建筑披上闪亮外衣。

9时许,长江日报记者来到现场,吴科和班组成员已经工作了2个多小时,施工马甲内,短袖T恤早已被汗水湿透。

“天气虽然热,但施工进度一刻也不能拖。”吴科说,眼下,这个项目5栋55层高层住宅进入内外部收尾阶段。由于幕墙施工必须在建筑外立面完成,无法避免烈日暴晒,幕墙施工班组成了工地上劳动强度最大的一群人。

“你摸摸,热乎着呢”,吴科指着阳光下整齐码放的待装玻璃窗,记者伸手一试,果然热烘烘的。吴科说,这些玻璃被太阳暴晒后,摸起来会感觉烫手。

“高层建筑幕墙安装既是力气活,也是精细活儿,很挑战体能与专注力。”吴科说,空中施工远比地面情况复杂,脚踩吊篮晃悠悠的,脚下就是百米高空,即使有着7年施工经历的他,空中作业也难免发怵。此外,施工对体能和精度要求也很高。这些玻璃型材,最大规格的重量可达200多公斤,4人一组扶落位,非常费力,落位位置还必须精准无误,“比如,玻璃的边角绝不能和型材有任何碰撞,否则可能造成玻璃损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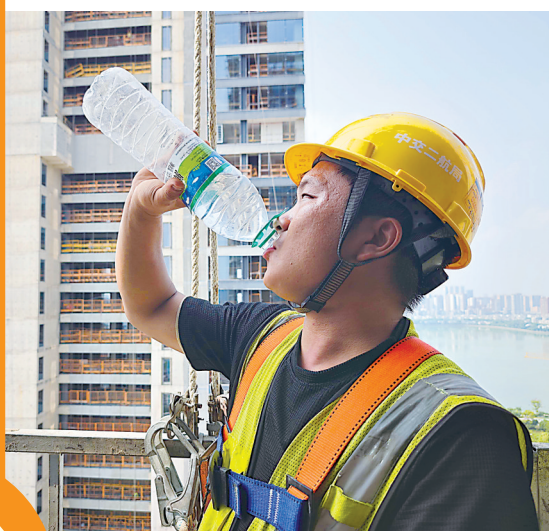
9时25分,吴科乘坐吊篮从7号楼升至36层,在离地百余米高处,开始安装落地窗。随后,一块8厘米厚的双层玻璃从地面吊起,来到吊篮附近,吴科与3名同事配合,将玻璃扶正托起,移近房屋窗口边缘,再小心翼翼地落位在金属型材上,然后用螺丝拧紧螺丝固定。做完这些他们的额头、脖颈挂满汗珠。

落地后,吴科拿起2.5升的饮水桶狠狠灌了几口水。他介绍,近期他和同事每人每天平均安装30多块这样的玻璃型材。尽管项目施工时间已避开10时至15时最高温时段,但班组人员戏称,施工开启了“烘烤模式”,不仅身体被太阳晒得火辣辣的,手中的建材也烫手,还有玻璃反射的太阳光,体感很难受。他不时提醒同事,如有任何不适症状,要及时通报,避免中暑。

吴科说,该项目力争9月初完成幕墙施工,将于今年年底全面竣工。



吴科(左)和同事在百米高空安装建筑玻璃窗。  
长江日报记者宋磊 摄



作业间歇,施工人员连忙饮水。  
长江日报记者宋磊 摄  
扫码看视频



### 结婚启事



新郎安双,新娘邓琴,于公历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丙午年六月廿八,在武汉市民政局登记结婚。我们决定以婚姻之名,共赴往后人生。一纸婚书缔约,一纸报章存证,以此敬告亲友,镌刻属于我们的人生新章。

喜庆热线:13307101026